

毕业纪念册里的无锡一中

汪春劼 文 |

在无锡市一中诞辰110周年之际，钱江先生广泛搜罗、艰辛备尝，推出了十卷本《无锡县中历史资料选编(1911—1949)》，这套文献为研究一中早期历史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，也是研究无锡中等教育的基础工程。无锡市一中办学可分为四个时期，职业教育时期(1911—1927)，仅有初中没有高中时期(1927—1945)，既有初中又有高中时期(1945—1993)，只有高中时期(1993—当前)。100多年间，成千上万的优秀学子在这座大熔炉得以升华，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。作为一中校友的同事、老师与相识，笔者草就此文，以躬逢其盛。

每个人求学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不同的教师和同学，遇到不一样的校园文化。翻阅1928年7月出版的《无锡县立初级中学商科戊辰级毕业刊》(见《无锡县中历史资料选编》第二册)，可以看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场景，纪念册有2万字左右，收有全体毕业生的单人照、全体教师的合影、级史、同学小传、15篇小论文及赠言、诗歌、师生通讯录等。本文仅从老师、学生、毕业旅行三个方面来解读这本93年前的纪念册。

老师全是清一色

1928年的无锡县中，尚处于发育阶段，规模尚小，全校干部、教师与职员加起来17人。17人中除吴江、江阴、宝山各1人外，余皆为无锡籍，他们中最年长的50岁，最年轻的20岁，为刚离校担任行政助理的冯克昌。17人全是清一色的男老师，这与现在的中小学教师队伍“阴盛阳衰”完全不同。一中历史上，何时有女性老师，第一位女老师叫什么名字，估计“宜粗不宜细”的校史也讲不清楚。

学生把已编好的纪念册送给38岁的校长蔡虎臣，“愿得师一言，用为楷模”，蔡在序中写道：“余吁嗟久之，有心哉。尔辈之请不可无以应。若夫立身行己之道，其谊至广，凡诸精要，历年师长之诲，诸生领会者不鲜，固无待余琐琐言矣。”“余乃以尊贵个性一语诏诸君，倘能认定此目标，则胸襟自然宽广，意志自然坚强，操守自然沉毅，处事自然明敏。”

老师杨荫浏，无锡世家子弟(如杨荫杭杨荫榆杨荫溥杨荫渭等皆出自杨家)，曾求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系与私立光华大学经济系。1926年辍学

同学间相互画像

此届毕业生中学期间，适逢北伐战争，导致学生高流失率。加上一批从1927年停办的公益中学转来的学生，全校毕业生也才区区50人。他们年龄最小的15岁，最大的20岁，具体分布为15岁2人，16岁10人，17岁14人，18岁13人，19岁7人，20岁4人。他们全是男生，家多在城区，少数来自于无锡乡镇。

当时毕业纪念册都有一个标配——同学间“互粉”，用文字介绍自己的好朋友：

“冯君克昌，吾邑戴圻人也(注今堰桥)。为学敏而有恒，自入本校，由小学而中学，历寒暑凡五年。校名凡三易，而君矢志如一日，持身如准绳，不折不挠。斯其学之所以固也。凤馨之来校，亦已四载，幸同学皆相和好而不弃，然谷如君之契合，志同道合，言约情深，交久弥笃者，不可多得也。君办事沉毅刚果，忠诚勤恳，尤为同学所钦佩。忆君任第一届学生会职员时，应对内外，尽出一人，竭心力而不辞，受诬蔑而不懈，处事慎密有方，卒至会务井然，又尝任本级级长一载，级务斐然，同学和好，此皆君之力也。去夏应校中聘，兼任书记(注，相当于现在的行政助理)，无暇顾及级务，及挚诚辞去，冯君之为人也，直而不倨，乐而不荒，寡言慎默，素性好学，有君子风，闻将升学他所，则他日事业，未可量也，谨传其略如斯。”

上述文字简练而无虚言，见识文字

回乡，在无锡县中教英文。再过几年，这位中学英文老师华丽转身，一步登天，1941年起任国立音乐学院教授兼国乐组主任，阿炳作品《二泉映月》得益于他的抢救而传播全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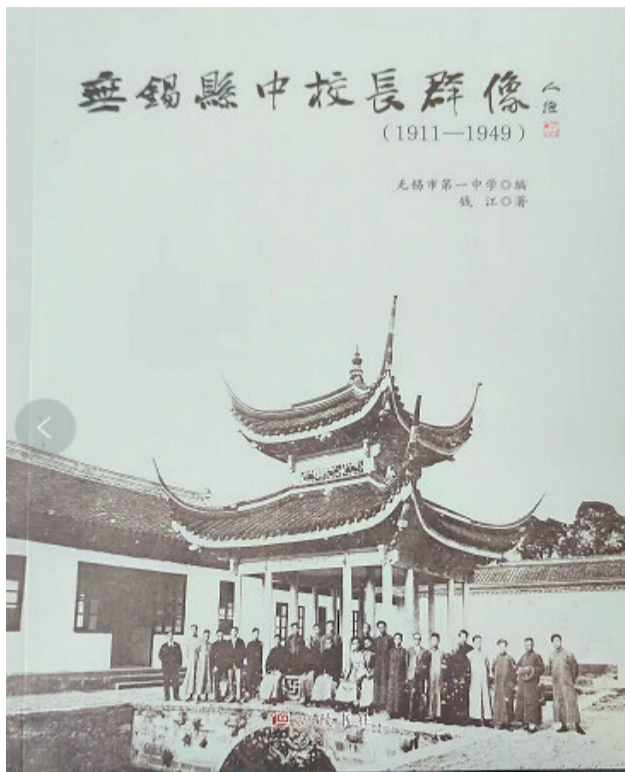
钱穆的哥哥钱挚，清末从常州中学师范班毕业后，辗转于无锡多所中小学。赠言中他写道，诸同学求学时面临的是相同的课堂、课程，而毕业后各人所面对的则是千变万化的环境与际遇，但不管如何，人生最重要的是勤奋与谦让。让同学们万万没有想到的，钱老师所写竟是临终之语。1928年夏，33岁的钱穆在苏州中学任教时，连遭不幸。留在无锡荡口镇上的妻子与新生儿双双死去，钱挚赶回家，帮弟弟处理丧事，因劳累过度，引发旧病，几个月后亦撒手人寰，死时39岁，遗下一妻两男两女，长子钱伟长才15岁，跟钱穆在苏州读高中。11月3日蔡虎臣与无锡地方教育界同人，曾搭乘停泊在学前街县中码头的船只，赴泰伯梅村第四小学参加钱挚追悼会，寄托哀思，做最后的告别。

功力之际，也能看到作者观察力的深浅。钱钟汉是钱钟书的堂弟，钱孙卿的次子，1952年起曾任无锡市副市长，毕业纪念册里有他与好友王颂华的“互粉”：

“王君颂华，与余友凡三年。余性粗鲁，君亦率直易怒，以致时有齟齬。然事后则仍友好如初。君体熊魁硕。年幼于余，孔武多力，性豪爽，为人不稍屈，若益之以学问，虽古之烈士丈夫不让焉。余性喜绘事，而君每代为计划，或稍有不满意者，则必斥责随之，余初恶其喋喋多言，以为是人不可与友者，及聆其论辩，察其举止，不觉肃然起敬，以为不可得而交者，而君竟不耻下交，诚莫大之幸也。”

“钱君钟汉，与余同学三年。性相近而交乃笃，然常齟齬，但翌晨即和好如初，则君之性可知矣，钱君之交友，不分尔我，片言之下，立成知好，则君之坦直又可知矣。君读书数行齐下，立能背诵，则君之智慧又可见矣。君兼工绘画，随手点染，惟妙惟肖，伫足观之，悠然神往，吾于是益钦君也，设君能尽其所长，发其聪慧，励进学业，则前途未可限量也。谨为小传，质之钱君，尚乞有以教我焉。”

这50篇文字画像，让读者还能回到历史现场，看到93年前一群中学生的个性、才艺。可惜的是，同学间“一个都不少”的文字画像传统已中断很久，真希望无锡一中还能恢复这个传统，让后人也有机会了解当今学子的文字功底与观察力、思考力。



毕业旅行为杭州深度游

如今不管是小学6年级、初中3年级还是高中3年级的学生，毕业那一年都处于紧张与忧虑的“临战”状态，无心于加深同学感情的毕业旅行。找到工作或考上研究生的本科生近来流行毕业季的毕业旅行，但仅是三五知己的小队出行，这与民国时期学校组织的毕业旅行完全是两回事。

4月25日，“是晨二时半起身，三时进餐，四时出发，同学四十余人，分为四组，由校长蔡虎臣先生、教务主任朱文沅先生、级任陈天一先生、庶务员周鹤山先生率领，提携行李，鱼贯出校，一路犬吠戒夜。星月无光，军警子立，灯火荧荧，冷寂特甚。然各同学心美西湖，神色颇壮，既抵车站，为时尚早。是时天色朦胧，曙光初现，薄云层层而易色，晓雾漫漫而渐散，工厂之警号四鸣，凉爽气候，助人清兴。五时半登车，车行甚速，景物过目如飞，菜畦麦垄，青青一碧，过苏州经昆山，抵沪才十时许耳，转登沪杭车，各出糕饼以果腹，过松江……抵杭约午后三时有余。”

从学前街孔庙无锡县中所在地到现在的无锡火车站，师生们全程步行，当年城内河汉纵横小桥流水，与现在的城市形态迥然有异。出校门后，沿着束带河岸(即现在的学前街)东进，再从光复门出城墙，中间要不要沿中直河畔(即现在的中山路)北行，笔者搞不明白。时社会普罗大众买不起钟表，人们上下班主要听工厂的警号。5时工厂第一次拉警号，工人们摸黑起床，准备6点进厂工作。

那个年代交通还很落后，从无锡到杭州没有直达车，需从上海转车，火车时速30公里左右，经过近10个小时的奔波，学生们背着各自的被褥，出杭州站步行进城，“抵省立某校拟为吾侪寄宿之所，不意该校已为他校借宿，吾侪仅得宿于礼堂，既不清洁，易受寒风”，后改赁西湖边华兴旅社。

26日，五时半起身，各自出外早餐，八时从西湖的东北角出发，循湖滨公园至宝石山，观保俶塔。经葛岭，再沿路参观牛皋墓、黄龙洞、栖霞岭、紫云洞、岳王庙等景点，下午取道

白堤，观看苏小小、秋瑾、武松墓，西泠印社、平湖秋月，六时回旅社。

27日，晨雇小艇，作西南行。一小時后抵茅家埠，遂舍舟登岸。行三里许，到灵隐寺，再登山望远，观钱塘江。下山至蒋庄——小万柳堂故址也(注，原为无锡名士廉泉与吴芝瑛的别墅)，观雷峰塔废墟，循苏堤而归。

28日，雇艇五艘，作环湖游，参观了西湖西边的刘庄、郭庄、康庄等豪宅。在刘庄，“既得主人之许诺，遂鱼贯而入，精舍华靡，备极富丽，至大厅上，则象珠金石，奇珍之品，罗列满几桌，座皆红木，饰以大理之石，珠帘高悬，红漆耀目，一室布置，不下数万金，前临里湖，既得天然之景，广植奇卉，益以人工之助，西湖名胜，至此而叹观止矣。绿柳成荫，古木参天，荷塘藕池，凉亭楼阁，无不适宜，至此能不令人艳羡之心，而坚进取之志哉。徘徊久之，复泛舟北行。”刘庄早已改为戒备森严的西湖国宾馆，普通人难睹其容颜，笔者只能通过93年前的这段文字，想象这一人间仙境。其后“在平湖秋月处，远观西湖，一碧千顷，置身于此，心旷神怡，未几乌鸢绕树，倦鸟归林，乃登舟歌咏而返，时日将西沉，晚霞映湖，作夺朱色，望之令人心醉。”

29日，坐船抵赤山埠，经石屋洞，登上南高峰，极目远眺。下经烟霞洞，过九溪十八涧与理安寺，来到钱塘江畔，继续前行，上六和塔，再翻山越岭，至虎跑，返回住处时已万家灯火。

30日，天雨坐车返锡，师生们在西湖进行了4天的深度游，他们靠两条腿踏遍西湖周边的山山水水，今人坐车玩西湖、满足于蜻蜓点水式打卡，最终多像笔者一样，去杭州多次，还是搞不清西湖周边的地理形胜与景点方位。

6天的朝夕相处，加深了同学们的相互了解，也加深了同学之谊，旅行结束之际，他们发出这样的感慨：“呜呼，胜地不常，壮行难再，念夫数载同堂朝夕惕励之良师益友，今得同游其地，特不知更将何日，复得与此山水晨夕盘桓也。”